文學溪林

周大新的文學路·故鄉情（上）

羅大佺

著名的軍旅作家周大新是我十分敬佩的作家，他曾獲「1986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」和「1987年—198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」；長篇小說《湖光山色》榮獲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，並入選「新中國70年70部長篇小說典藏」。此外，還獲得了人民文學獎、馮牧文學獎、第八屆茅盾文學獎、老舍散文獎、十月文學獎、中國政府出版獎、解放軍新作品一等獎、南丁文學獎等獎項。先後出版長篇小說12部、中篇小說33部，發表短篇小說70餘篇。部分作品被翻譯成英文、法文、德文、西班牙文等10多種語言，並在國外出版。一些作品被改編為電影、電視劇、廣播劇等播出後，獲得了廣泛的好評。

周大新走上文學創作路的經歷也挺傳奇。他的故鄉在河南省鄧州市構林鎮馮營前周村，這是個由伏牛山和桐柏山圍成的盆地村莊，地理位置偏僻，他的童年歲月就在這個偏僻的山村裏度過。周大新的父母是農民。那時候物質匱乏，生活艱難，由於家裏兄妹眾多，日子一直過得比較艱辛。他的母親是位既能幹又賢惠的農村婦女，每天做好飯總是讓孩子們先吃，鍋裏剩多少，自己吃多少。有一次周大新和弟弟們把飯菜吃個精光，母親就隨便煮點菜葉子來吃。恰巧被周大新發現了，心痛得快要哭起來，母親卻要他別聲張，說她在外面幹活時吃過野果了，不餓。這件事給周大新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以後每次吃飯時，他都要留意鍋裏的飯菜，盡量給母親留一些。初中畢業後，他回到生產隊參加生產勞動，每天早出晚歸，用自己的汗水為家裏掙工分、創收入。他滿以為自己這輩子就在這個窮鄉村與泥土為伴了，不料一個意外的機會卻讓他走出了家鄉。那是1970年秋天，山東一支炮兵團部隊到周大新的家鄉徵兵，當時1米78的農村小伙周大新正在籃球場上打籃球，一位穿着四個兜軍服的軍官就站在旁邊，看他們誰打得好。休息的時候，軍官向周大新招招手，要他過去，遞了瓶礦泉水給他喝，問他願不願意當兵。這位軍官是徵兵連的連長，也是部隊籃球隊的隊長，他見周大新不僅個兒高，籃球打得好，還很有修養。於是周大新通過體檢，應徵入伍，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。他不怕苦不怕累，組織怎麼安排就怎麼幹，而且幹得很好。他先後當過測地兵、副班長、文書、警衛排長、副指導員、團政治處幹事、師政治部幹事、濟南軍區宣傳部幹事。1982年他考入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學習，畢業後進入魯迅文學院深造，從此步入了文學創作的快車道。

談起走上文學這條路，周大新覺得是故鄉的鄉土文化滋潤了他的作家夢。他從小富於幻想。看到故鄉的山，他會想像山上的森林裏是不是住着白鬍子神仙爺爺；看到故鄉的河，他會想像這河水是不是從東海流來的，水裏的魚兒是不是美人魚姑娘變的；看到鳥兒從天上匆匆飛過，他會想像是不是鳥媽媽在家裏做好飯了，牠們要急着回家吃飯；看到故鄉的牛，他會想像這是不是牛魔王的後代……周大新喜歡聽故事，村裏有一位中年大叔讀過一些書，喜歡講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《西遊記》《紅樓夢》，周大新一有時間就去找他，讓他把這些古典名著的故事一段一段地講給他聽，那些故事情節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從小學到高中，周大新不僅數學成績好，作文也一直被老師當作範文念給同學們聽。

●周大新對故鄉有着深厚的情結。 作者供圖

當兵到部隊後，他彷彿魚游大海，如飢似渴地閱讀了許多中外名著。火熱的軍營生活也激起了他強烈的創作慾望。他小時候特別愛看壩壩電影，就學習創作電影劇本，先後寫了四部，均以失敗告終，但也打下了堅實的文字基礎。後來他轉向短篇小說創作。1979年，他根據去前線參加自衛反擊戰的戰友來信，寫成了處女作《前方來信》，《濟南日報》用一個半的版面發表了這篇短篇小說，給了他很大的鼓舞和自信，從此一發而不可收。

周大新很大一部分文學作品，都以故鄉的鄉村小鎮、山水田林、鄰居鄉里、風土人情，以及傳說故事為背景，並以農民為主角，理性透視了農村改革以來人際關係所發生的變化，農民心態和行為的變異以及價值觀念的嬗變，表達出自己對農村改革的獨到見解和期待。他關注農村，關注農民，關注農業的發展，對當下的農村生活給予了深度的打量和凝視，在歷史與現實、家鄉與時代中找到自己的文學落腳點，成為中國文壇最有活力的作家之一。他的目光始終矚目於不斷變化的現實，他的筆觸始終着力於人心中最溫暖的部分。

如《向上的台階》以農村青年廖懷寶的仕途沉浮為主線，描寫了他從底層爬上權力台階的過程，展現了個體在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墮落。長篇小說《走出盆地》描寫了南陽盆地農家女孩鄒艾為了追求美好的生活，不向命運低頭，通過掙扎、奮鬥，雖然屢屢受挫，但始終沒有氣餒，最終終於走出盆地的故事。《湖光山色》這部榮獲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，以返鄉女青年楚暖暖為主角，講述她回到家鄉克服重重困難，發展鄉村旅遊，帶領鄉親脫貧致富的故事，展現了鄉村的變革與人性的複雜，描述了當代鄉村社會轉型中，傳統文化與現代價值觀的衝突。隨着文學創作成績的取得，周大新的工作崗位也發生了一些變化。他先後被調到濟南軍區政治部創作室和解放軍總後勤部創作室工作，做起了專業作家。**（未完待續）**

（作者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第八屆冰心散文獎得主）

蔭我 午寐的清涼

印象

窗外開始下雨
我專注的眼神也起了
濛濛雨霧

掩卷
不經意漾開的漣漪
觸及了
彼岸風景

守護着這一片
精神處女地
遠離塵囂

試圖在心中修造
淺淺的硯池
植一株
無墨天荷

亭亭物華
只宜遠觀而
不可褻玩

●《淡泊》水墨紙本 作者供圖

（作者本名楊夢茹，為香港女作家協會副主席，香港作家聯會、香港美協會員。）

時代詩行

「E」的隨想

文學花園

梅春

在醫院眼科候診區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而濃烈，充斥在每一寸空氣裏。人來人往，腳步聲、交談聲交織在一起。我靜靜地坐在長椅上，百無聊賴之際，目光被牆上那張視力檢查表上大大的「E」牢牢吸引，思緒也如脫韁的野馬，肆意飄遠。

這個看似簡單的「E」字，在視力檢查中卻肩負着重大使命。它的開口方向千變萬化，成為了衡量我們視力的重要標準。每一個不同方向的「E」，都像是一道關卡，考驗着眼睛的敏銳程度，更像是一座橋樑，連接着我們與清晰世界的溝通。

小時候，視力表上的「E」對我而言，充滿了神秘的色彩，像是一種來自神秘世界的符號。每次去檢查視力，內心都交織着緊張與期待。緊張是害怕自己看錯那些「E」的開口方向，一旦看錯，彷彿就預示着視力的下降；而期待則是渴望能順利通過檢查，證明自己的眼睛依舊明亮清澈，能將這個五彩斑斕的世界盡收眼底。那時候，世界在我眼中是如此清晰生動，藍天白雲的每一絲紋理，都像是大自然精心繪製的畫卷；樹葉上的每一條脈絡，都如同生命的密碼，清晰可辨。「E」對於我來說，不過是一個輕鬆就能辨認的有趣圖案，代表着無憂無慮的美好時光。

●看似簡單的「E」在視力檢查中卻肩負着重大使命。 AI繪圖

然而，時光流轉，隨着年齡的增長，學習的壓力如一座無形的大山，壓得人喘不過氣。電子產品的頻繁使用，更像是一把雙刃劍，在帶來便利的同時，也悄悄傷害着我的眼睛。不知從何時起，當我再次面對視力表上的「E」時，它們變得模糊不清，像是被一層迷霧籠罩。心中湧起的，是深深的不安與焦慮。原本清晰的世界，如今像是被一層薄紗漸漸遮住，許多曾經美好的細節都難以看清，那種失落感如同失去了最珍貴的寶物。

如今，又一次坐在這熟悉的候診長椅上，再次面對這視力表上的「E」，心中的感慨如潮水般湧動。它更像是一個忠實的時間記錄者，默默地見證着我們眼睛的變化，從明亮到模糊，從清晰地感知世界到逐漸失去一些美好的細節。它也反映出我們生活方式對健康的深遠影響，在追求知識的道路上，在享受科技帶來便利的同時，我們常常忽略了對眼睛的呵護，就如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們常常因為各種誘惑和壓力，迷失了方向。

人生又何嘗不像一場視力的考驗呢？我們在成長的道路上，會遇到各種如同「E」一般看似簡單卻需要認真對待的挑戰。有時候，我們會因為各種誘惑、壓力，偏離了正確的方向，就像視力下降後看不清「E」的開口。在這個快節奏的時代，我們應像關注視力一樣，時刻審視自己的人生方向。別讓忙碌與慾望模糊了我們內心的「視力」，要保持對美好的敏銳感知，珍惜眼前清晰的世界，用心呵護心靈之窗，朝着正確的方向堅定前行。

（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會員、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

指間歲月

麥浪裏的母親河

張新文

我的故鄉在皖北的五河縣，這裏是民歌《摘石榴》的發源地，也是作家王安憶16歲插隊勞動的地方，淮河、澮河、淙河、潼河、沱河五條河流像五條藤蔓蜿蜒伸展，村莊就是藤蔓上結出的瓜果……每到「小滿」節氣一過，麥子就在熾熱陽光的照耀下，開始一天天地走向金黃，鄉民們心裏開滿了美滋滋的花兒。田野裏，擠擠挨挨的麥子，像是一片金色的海洋，掀起層層麥浪。這麥浪，對於那時的我們來說，就意味着飢餓的肚皮終於有了被填滿的希望。

●咕咕鳥的叫聲開啟了我記憶中那片金黃的麥浪。 AI繪圖

在皖北，無論是口頭還是書面表達，我們稱母親都喊「娘」，似乎喊「娘」比喊「媽媽」要親得多，比如小夫妻拌嘴，男人一激動打了女人，很快村口就會傳來「娘家來人啦！」那意思是動手的男人你吃不了得兜着走！如果說媽家來人了，從語氣到感覺就平淡得多。平常娘掌管着一家的溫飽，只要娘在，我們就不會挨餓，所以，年少的我們，每當看到田野裏那無垠的成熟麥子，就彷彿看到娘端着一籠剛蒸熟的大白饅頭向我走來，即便烈日炎炎，我們也會衝着麥子大聲呼喊：「娘——娘——」聲音在滾滾熱浪中傳得很遠很遠。那些正在揮着鐮刀忙碌收割麥子的叔叔大爺們，聽到我們的喊聲，會直起腰來，用肩頭那濕漉漉的毛巾擦拭着額頭豆大的汗珠，然後回頭衝我們開心地笑着，他們那憨厚、純樸的古銅色臉上，滿是開心和滿足。

記得讀小學的時候，我們都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，其中幹得最多的就是割麥子。即便小手磨出了水泡，只要咬咬牙，也就挺過去了，那時，為了解渴，隊長會從村裏挑來清涼的井拔涼水。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，可沒有如今的冰鎮雪碧和可樂。要是離家太遠，大家就會在大溝邊臨時挖個井，用麥管輕輕地吸水，一股清涼甘甜的地下水便流進了喉嚨，那種暢快，用一個「爽」字都不足以形容那種乾渴過後的快感。

宋代羅大經在《山靜日長》裏曾說：「既歸竹窗下，則山妻稚子，作筍蕨，供麥飯，欣然一飽。」米飯，吃過的人不計其數，特別是南方人，可麥飯，除了古代人，現代怕是很少有人吃過的，至少我就未曾吃過。飯菜的滋味，本應悠長，可將麥子做成米飯的樣子，恐怕難以有那般悠長的滋味。羅大經能欣然一飽，那也是因為有山裏的野味筍蕨作為佐食。作家趙冬梅在《人間煙火》一書中提到，「麥飯」是直接用麥粒或者麥渣煮的飯，還說麥飯是窮人的食物，口感並不好。即便有地位的人吃「麥飯」，那大概有三種可能吧：其一，正在服喪或是修道者，他們要在肉體上折磨自己，以此來顯示與眾不同；其二，艱苦樸素或是比較摳門兒的守財奴；其三，就是單純好這口的人。羅大經身為隱士，第一種可能性倒是不能排除。

雖然「麥飯」我沒吃過，但「麥仁」我卻是吃過的。在物質匱乏的歲月裏，正趕上青黃不接的時候，家裏已經揭不開鍋，娘跑了好多戶人家，卻連一點可吃的糧食都借不到，哪怕是紅薯和南瓜這樣的粗糧。望着自留地裏那些灌滿漿即將成熟的麥子，娘的淚水簌簌落下，哽咽着說：「孩子他爸，割了吧……」爸爸緩緩伸出手，一次次地輕輕撫摸着麥穗，那動作，就像在撫摸自己孩子的頭髮，滿是不捨與無奈。淚水，也在父親的眼眶裏不停地打轉。那一刻，我深深明白，麥子對於我們來說，就是最親的親人，就是我們的爹我們的娘啊！割回家的麥穗，娘和爸爸就用手一個麥穗一個麥穗地仔細揉搓，把麥粒放在粗瓷大黑碗裏。此時的麥粒鼓鼓脹脹的，呈現出豆青色，用指甲輕輕一按，有的還會流出乳白色的漿兒，那漿兒，像乳汁，也像淚水。

有了麥粒，娘又把麥粒放到鍋裏炒熟，等冷卻後在石磨上磨。正常情況下，成熟的麥粒磨出來的是白白的麵粉，可麥仁磨出來的卻是絲絲縷縷的青絲，還帶着陣陣清新的香味。我們用小勺子把磨過的麥仁舀到碗裏，用開水一沖，再用筷子攪拌一下，簡單的一頓飯就做好了。那頓飯，我吃得特別香，那種香味，至今還在我記憶的深處縈繞不散。所以，直到現在，每當我看到麥子，那種獨特的清香就會在我的身體裏瀰漫開來。

每到麥收時節，娘總會用新麥蒸上滿滿一籠雪白的饅頭給我們吃，父親不僅吃饅頭，還要美滋滋地喝上幾口酒，還要給土地敬上一杯酒。娘說，這是感恩天地，要是沒有風調雨順，沒有腳下這片養育我們的熱土，我們哪能有這樣的口福哩！

時代在前進，我們的生活悄然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比如曾經用鐮刀割麥子，全靠人力，效率低下，如今大型收割機在田野裏馳騁，短短時間就能完成大片麥子的收割。

咕……咕……

窗外傳來咕咕鳥那熟悉的叫聲，牠一叫，麥子就要黃了。這叫聲如同一把鑰匙，開啟了我記憶深處那片金黃的麥浪，我彷彿回到了故鄉的田野，看到娘在麥浪裏忙碌的身影。

傍晚，我靜靜地站立在異鄉的田埂上，凝望着那片在晚風中起伏的金黃麥浪向前延伸着，那滾滾麥浪裏流淌着的，是我心中最美的母親河，是娘親，是鄉情。

向着故鄉的方向，我輕聲呼喚：「娘——娘——」

淚水盈滿眼眶……

（張新文筆名雪蓮紅紅、園亭張，為中國詩歌學會會員）